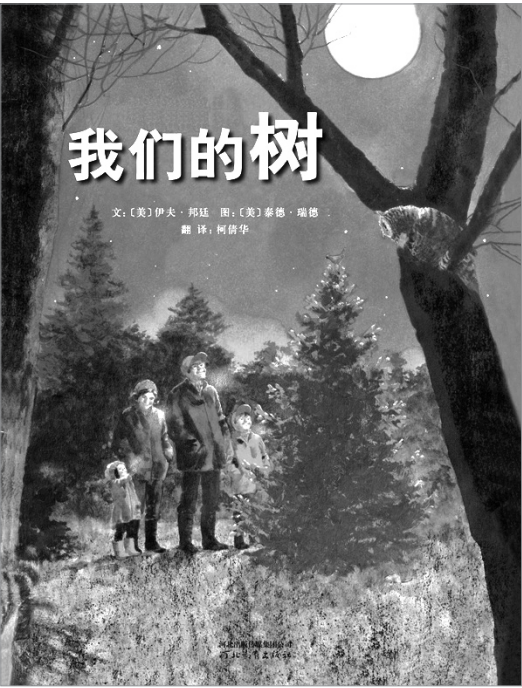


■好书精读



由伊夫·邦廷和泰德·瑞德共同创作的《我们的树》首版于1991年,当时伊夫63岁,泰德76岁。当人逐渐老去,对于生命本质的思考也会更加澄明,两位老人为我们讲述的故事表达的情感正是如此:温柔、宁静、传统、自然。

泰德自幼习画,年轻时一直作为自由艺术家为各个行业绘制广告和插图。他热爱冒险,二战时还做过海军空中领航员,可谓人生阅历丰富。20世纪70

朴实画面寄寓深意

□徐白虹

年代开始从事儿童书绘画,至今已有近80本绘本出版,其笔触温婉细腻、朴实优雅。

泰德习惯用水彩作画,《我们的树》便是如此。整个故事以男孩的口吻道出,画家配上连续的跨页图无特写描绘,使故事呈现一定的旁观性和距离感。画家有什么用心呢?要知道在这个故事里,主人公是一家四口,要同时在一个场景里描绘四个人的活动,就不能用太多的近景或者特写。正文14幅画作中,远景和全景加起来就有11幅,其余3幅是中景。这样大篇幅地使用远景、全景,画家旨在将家庭的整体活动纳入画框之中,不漏下任何一个人。

其次,我们知道,当镜头拉远,对于环境气氛的描写就得到强化,人物则隐在环境之中,人物行为弱化;如镜头拉近,人物的行为和心理活动就得到强化,对环境的交代就减弱。很显然,在这个故事中,其实四位主人公的心理是相对单纯的,并没有大起大落的情绪起伏,一直处于一种平和快乐的状态,并不需要花费太多的笔墨来进行情绪渲染。而森林环境,作为这个故事的生地则相当重要,它既是这个故事活动可以顺利进行的必然发生地,也是故事潜在的另外主角,所以对于森林场景的描写就需要格外的细致,书中大画面的场景绘制也增加了故事的完整性与可悦度。

最后,为了更好地烘托故事气氛,整本书弥漫着安静悠远、平和喜悦、冷冽而略带神秘的气息,森林

中人与动物、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也正是依靠这种大景色的视角、稳定的构图才得以被描绘出来。这样的描绘视角,加上传统细腻的水彩绘画手法,再配上娓娓道来的描述性文字,就将整本书的气息完美地传达了出來。

原来看似四平八稳的镜头中也有这么多的讲究;同样,在看似写实平和的画面下也随处隐藏着作者的独到用心。比如明暗光线的对比:从幽暗森林中那随处出现的明亮月光到暗蓝色天空中的繁星闪耀;从照亮黑暗雾霾中手电筒的黄色光束到点缀在圣诞树上层层爆米花“小灯”。大环境的暗与小细节的亮使得读者的目光在画面上辗转流连,气氛被烘托到极致。比如冷暖颜色的对比:故事第一页人类世界的暖色调与后面动物世界的冷色调对比;森林中大面积冷绿色的树木、蓝色的天空与穿着红色靴子、红色外套、紫红帽子的一家四口对比。这样的色彩处理,既平衡了画面,也寓意着主人公们将温暖带进了森林。再比如温度的对比:如果说前两个对比是有形的、可见的,那温度的对比就是无形的,但它的作用却是最让人深思的。文字中已经介绍了,尽管还没有下雪,可是温度格外的低,孩子们在装饰松树的时候必须戴着手套。这种客观气温的极冷和家庭成员之间的温暖及内心的美好愿望形成了对比,看看妈妈带来的热巧克力、妹妹身上的羊毛毯,家人开心歌唱时呼出的热气,你感受到这种由心而生的暖意了吗?

在这么多对比之下,也就衬托出了故事的主旨:人类与自然之间充满着和谐、希望和爱。整个故事中其实人类与动物都是分开的,只有两个地方他们相遇,一次是家人刚走进森林时碰见一只鹿,它很快离开了;还有一次就是男孩躺在床上想象着动物们围着圣诞树欢呼雀跃的场景,他盖的被子上画着小熊、兔子、猫头鹰、松鼠……画家这样画不就是寄予了一个美好的希望?

我想,怎样的故事,怎样的作者,就带给读者怎样的画面。这样一次家庭圣诞活动看似传统,却告知人类与自然之间的相处之道:分享与共治。看似简单,却意蕴深远,这平衡该如何达到?我不知道当时已年过七旬的老画家读到这个故事时是怎样的感受。也许他思考了很久,还是决定用最简单、最朴实、最不加华丽修饰的画面来表达这个最简单、最朴实的故事,当寓意已出,形式早已退居其次,真正留下的是隐藏在平和简单之后的那颗感受与思考的心,恰如森林中那只小鹿在朦胧的月色下凝视人类的双眼。

■链接

《我们的树》是河北教育出版社已出版的“启发精选国际大师名作绘本”系列之一。故事里的一家人每年圣诞节前夕都会开车前往路加森林,拜访在森林里的老朋友。没有丰盛的大餐,没有喧闹的舞会,他们只带着感情和简单的食物,与森林里的动物一起享受一段欢乐的时光。美国著名童书作家伊夫·邦廷与知名童书画家泰德·瑞德联袂创作,让孩子体会快乐的给予和分享是最值得庆祝的事,并由此建立与自然平等和谐的关系。

■短评

王勇英“弄泥的童年风景”系列

大车:温暖的童年牧歌

□萧萍

种族的,所有的善良温暖都是相通的。

大车是神奇的,那里有太多太多宝藏:广袤的原野和天空,无数神秘芬芳的花草,普通的农人、乡村医生、教师等等,那些传说中的蛇与鬼怪,那些歌谣和民间故事,都是孩子们值得一生回味的财富。上苍给了王勇英这样一个大车,让她用自己的笔来记录,回忆和描摹,她真是幸福。所以她满溢了这样的幸福感和深情来书写她的作品,我相信它们足以感染和打动今天的读者。而我尤其喜欢那些属于乡村的名字:弄泥、青苔、沙蛭、亚蛇、木瓦、瓜、天骨、乳渣……它们是如此清新神奇,灵秀机智,似乎这名字自身就能组成自足的故事世界,而它们同时又是如此朗朗上口,有一种让人入迷的民间艺术旋律,我想这也是这套书很有特色的地方之一。独特的南国气息和旋律,客家人的风俗人情,在我们的童年写作和故事不断陷入重复的时候,我想这些美妙的乡村和名字,如同他们美丽的故乡歌谣一样,让我们的心灵受到震动:

月光光,照地方,马来等,轿楼扛,扛曼人,扛老陈,老陈无爱家,扛阿爸,阿爸去厝屎,扛大姐,大姐去跟鸡,扛老弟,老弟会烂叫,扛老妹,老妹惊,跌落呼,哼水曲,流入屋。

勇英把这些散落在民间村落中的宝贝收集起来,行云流水的节奏和机智诙谐的比喻,让作品有一种独特的韵味,也给孩子们带来无限的遐想和乐趣。而我更注意到勇英在写作中那些有特色的、特别富有儿童情趣的描述,比如写狗,那条叫菜条的狗,它因为兴奋而扑倒了沙蛭后有一段心理和行为描述:

菜条担心沙蛭会生气,怯怯地看着沙蛭,不太敢判断,是靠近他一点还是离他远一点,是对他继续调皮点还是老实点,所以



王勇英的“弄泥的童年风景”系列丛书一共四本书,它们分别是:《巴澎的城》《花一样的村谣》《弄泥木瓦》和《风说话的青苔》。

我很喜欢这些书,在夏天的黄昏时读到那些美丽的文字和歌谣,真让我有点入迷。王勇英总是让我很惊讶:她的写作速度,还有那澎湃的激情,以及对于写作的探索精神。我知道勇英沉淀了好一阵子,她放开了目前儿童文学市场上最讨巧的热闹写法,而专注于南国乡村的风情,我感到勇英与其说是在写自己的童年,不如说她在努力找寻一种现在的儿童小说中正在式微的声音——舒缓的牧歌式的,弥漫了青草、花香与动物气味的自然之声。

“弄泥的童年风景”具有很强烈的画面感,好像是移动的充满感情的镜头,把我们一下子带到了那个叫大车的地方,客家人的淳朴乡情与乡音就在眼前,我们仿佛扑进了童年久违的花香鸟语,在这里客家的土话是奇特的,却也并不陌生,反而增添了作品的俏丽顽皮,显得亲切和温暖,因为这牧歌的语言和节奏让我们呼吸到了熟悉的童年气息——这样的气息和情感是不分民族和



在2011年的南国书香节上,两本精装绘本童书令我眼前一亮:“黑瓜白瓜”第一季之《小蜘蛛,小猪猪》《守口如瓶》,捧在手,不愿放下。

西篱的“黑瓜白瓜”系列,讲的是幻想,是理想,是隐藏在人心底的所有美好的东西。这种书与世俗的烟火保持了距离,是一种心弦的奏鸣,也是回到宁静内心的思考。有幻想的人,将比那些没有、也不爱幻想的人,知道更多这个世界上的奇妙事情。“黑瓜白瓜”给所有可爱孩子讲述了关于成长和幻想的故事。

西篱塑造的黑瓜不但是英雄,还代表了成长时期的孩子们骨子里的探险精神,寄托了孩子们对于力量和勇气的向往。对于未知的世界,有了黑瓜,就一定能够找到通达的路径。

白瓜代表了孩子们善良和柔弱的天性。西篱说:“它是世界上最瓜的瓜猫,生来就那么干净、温柔,永远保持着优雅的风度,是地

■经典重读

内斯比特的传统——《五个孩子和一个怪物》

□彭懿

伊迪丝·内斯比特,一个绝对辉煌的名字。

如果邀请我们熟知的伟大童书作家,例如《狮子、女巫和魔衣柜》的作者C.S.刘易斯、《随风而来的玛丽阿姨》的作者帕·林·特拉芙斯、《哈利的移动城堡》的作者黛安娜·W.琼斯、《哈利·波特》的作者J.K.罗琳……推举一位对他们影响最大的童书作家,会是谁呢?对,就是内斯比特。既然内斯比特成为这么多作家顶礼膜拜的偶像,甚至成为他们写作的伟大源泉,那么我们不禁要问:她到底给作家们留下了什么宝贵遗产呢?

她的第一个创新,是打破了《水孩子》的作者查尔斯·金斯利、《爱丽丝漫游奇境》的作者刘易斯·卡罗尔和《北风背后》的作者乔治·麦克唐纳开创的幻想小说的传统——他们三个人被后人尊称为“维多利亚时代的三座幻想小说高峰”,创造了一种崭新的幻想小说类型,即“日常魔法型”。在她之前,幻想文学只有两种类型,要么是像民间童话那样,故事发生在一个幻想世界里;要么是像《水孩子》里的扫烟囱的男孩汤姆、《爱丽丝漫游奇境》里的爱丽丝、《北风背后》里的马车夫的儿子小钻石一样,从现实世界进入到幻想世界,但内斯比特却反其道而行之,大胆地敞开大门,让幻想世界的人物进入到现实世界里来,于是,日常生活被打乱,一群普通的孩子突然遭遇魔法,奇迹开始发生。这样一来,就大大拉近了作品与读者之间的距离,小读者们会觉得故事说的是他们自己,是他们自己身边的故事,而不再是“很久以前”的故事,从而使作品拥有了一种批判现实的力量。所以有研究者说:“将幻想的事物设置在日常生活中,是内斯比特伟大和永恒的创新。”

她的第二个创新,是颠覆了以往家庭小说的儿童观,将儿童文学从喋喋不休的说教和善恶扬善的模式中解放出来。在她的笔下,类似《小王子》中的薛特利那样完美、理想化的少年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鲜活、洋溢着现实感的少年形象。他们就是我们身边的孩子,有缺点,喜欢恶作剧,有时还会打上一架……“这些人物跟任何家庭的孩子都很相似,所以阅读内斯比特小说的孩子,虽然没有看见自己的名字出现在哪里,但深信自己就是队伍中的一分子,很容易就加入到其中的冒险中去。”李利安·H.史密斯在《欢欣岁月》中如是说。

她的第三个创新,是她作品中的主人公不再是一个孩子,而是一群,通常是四个到六个,借用玛丽亚·尼古拉耶娃在《儿童文学中的人物修辞》里的一个术语,就是“集体人物”,是“一个集体主人公”,这在以前的儿童文学作品中从未有过。这或许与她自身的经验有关,因为她本人既是六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又是五个孩子的母亲。

内斯比特留给作家的启示实在是太多了,时至今日,还有相当多的作家继续埋头在“内斯比特的传统”中写作童书。可问题是,内斯比特的小说毕竟是一百多年前的作品了,时代背景不一样了,叙述的语言不一样了,对于今天的孩子来说,她的作品还好看吗?

好看,绝对的好看。内斯比特最大的一个本事就是把故事写得异乎寻常的好看。什么叫好看,对于一个儿童故事来说,检验的标准就是“要有什么事情发生”。李利安·H.史密斯说,故事要好看,就必须这样写:“故事最吸引孩子的地方,就是‘要有什么事情发生’。孩子们所关心的,是这件事在什么地方、在谁身上发生。”

在《五个孩子和一个怪物》里,就有太多这样好玩的事情发生。你看,暑假里,几个孩子在离家不远的的一个沙坑里,竟然挖出了一个沙仙。这个黑不溜秋的沙仙会说话,是许愿精灵,它有力气,一天能满足孩子们的一个愿望。可是这个愿望只能持续一天,太阳一落山,法力就会消失,于是本来长出一对翅膀飞上教堂顶上的孩子们就下不来了……而且你要知道,这样不可思议的事情可不是发生在一个什么奇境,就发生在孩子们的家门口,就发生在他们的真实生活里。这样不断“有什么事情发生”的故事,不要说一个好奇心极强的孩子了,就是大人,也会读得津津有味。写下的《纳尼亚传奇》的刘易斯就是内斯比特的忠实粉丝,读完她的书,感慨万分的他甚至为儿童文学定下了一条基准:“只让孩子开心的故事,是不好的儿童文学。”

虽然在这个故事里,五个孩子是主角,沙仙是配角,但它绝对是一个抢戏的配角。它戏不多,但只要它一出场,一开口,顿时就大放异彩,让所有的孩子都黯然失色。约翰·洛威·汤森在《英语儿童文学史纲》中曾对沙仙作过一个恰如其分的点评:它的角色太鲜明了,以至于那些孩子几乎成了陪衬的背景。

对了,读这本书的时候,一定要留心内斯比特讲故事的方式。作为一个故事的叙述者,她总是时不时地跳出来打岔、插话,让你听到她的声音,要和你交流,用一个又一个的“你”,把你拉进故事里去:“5分钟前,这些孩子还和你一样,根本不知道世界上有沙仙这种东西。”“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他们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但我敢说你能猜得出来。”“我宁可让我们的故事暂时放一放,也一定要告诉你她是怎么办到的。”同时,你还要注意,被人说成是“穿着大人衣服的小孩”的内斯比特,还会站在孩子的立场,时不时拐弯抹角地批评、揶揄大人几句,替孩子们说话,其中最著名的一句话就是:“大人很难相信真正怪异的东西,除非他们得到他们所谓的证据。但是孩子们几乎什么都相信,大人知道这一点。”

■新书快递



《书里没有的故事》,龚房芳著,新蕾出版社,2012年1月出版

听不到故事就睡不着觉?对于小姑娘豆拉拉来说,听不到故事的后果更加可怕——她没法长大了!豆拉拉一家人在《豆拉拉一家讲故事》里没有讲的幕后故事,就收在这本书里。小姑娘豆拉拉听不到故事就停止生长,这听上去有点匪夷所思,又让人觉得不无道理——谁也无法估量如果成长当中去除了故事,我们是否还是现在的自己。豆拉拉对故事的极度痴迷,与其说是作者的夸张,不如说是精确的提炼——把我们的故事的紧密关系凸显出来,把平时我们被故事围绕的事实放大给我们看。



《狐女》,北董著,吉林美术出版社,2011年10月出版

主人公农家梁的“m”疤突然发痒变红,他从狐狸贩子手里买了一只狐狸木乃伊,开始遇见种种不同寻常的事情。“早天雷击活木乃狐”,“柿子树上结满蛊”……笨笨狗、伶俐猫和木乃狐念动咒语:“天灵地灵,地下通行”,却在南家梁身上不起作用。《狐女》为小读者展示了一个奇妙的动物王国,狐狸、猫儿、小狗都成了小主人公的好朋友,在跟随他们上天入地的冒险之后,读者们会发现,流传已久的“狐女”形象有了更丰富的含义。作者用清新明快的笔调,讲述了一个关于爱与美的童话。



《狼王·大结局》,凌岚著,春风文艺出版社,2012年1月出版

自然之神总是在冥冥之中控制着草原上各个种族之间的平衡,草原上每时每刻都上演着生死死的剧情。在这片狂野生灵居住的神奇土地上,一支强大的远古种族正在书写生命传奇。一个真正强大的王者,是什么样的?拥有无坚不摧的身躯,还是广阔无边的领地,又或是众多的追随者?孤独和坚韧是否是生命中的必需?真正的答案,《狼王·大结局》会告诉你。凌岚的创作坚持以自然为题材,关注儿童自身成长。这本动物成长小说,将给予坚强勇敢的男孩难以忘怀的惊险体验。

(荣智慧)